

龙铁匠叫龙大海,很老实。铁匠手艺为祖传。据说龙家原在周家口开铺子,后来因什么事吃了官司才迁到小镇子里。

1958年,公社里成立了铁工厂,龙师傅第一批就被吸收了进来,而且吃上了县里的“统筹粮”。换句话说,就是吃上了县里的“商品粮”,也是供给制,与全民工差不多。这一下,龙家就成了小镇上的贵族阶层。

打铁是个重活计,不但工资高,月供粮也高,每月大概能吃到52斤。那年月国家干部每月只有29斤面粉,还要为国家节约一斤,实吃才28斤。而且28斤面粉还不全是白面,要有15%的粗粮搭配。龙师傅一家三口人,每月有52斤白面,又有50多元的工资补贴,小日子过得可想而知。那时候我父亲还在公社里当着干部,可我家的生活却远不及龙家。

配的各种时令菜。喝的粥不是大米熬的,就是用绿豆熬的。有时我们上学早一些,就站在龙家门口等龙林。那时候他们正吃饭,看着他们一家三口吃着花卷儿馍,就着香喷喷的豆腐、炒鸡蛋和炒肉菜,真让人眼馋。

由于家庭生活条件好,龙林穿的也比我们好。他的衣服多是公社机械厂服装部里的田裁缝做的,布好样式也新。记得龙林爱留小平头,虎头虎脑的。每到夏天,白色的衬衣束在腰间,胳膊上戴着“三个杠”的大队长标志,

新书架

《饥饿百年》

孙永强

这是在一个饥饿年代中,一个善良的人如何成功的存活下来的故事。

主人公何大,自小便在不可改变的命运中遭遇到饥饿、凶残、无奈和人性的丑陋,可人性中的善良却一直保护着他走过一个个的挫折和坎坷。故事发生的背景很宽阔,可作者并没有着力去描写那些大家已经熟悉的历史,而是在各样的人物的言语中渗透出形形色色的生活,那些特色各异的人物,有的善良,有的淫荡,有的邪恶,有的固执。

罗伟章是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的作家。他的小说创作真实地描绘底层民众的面貌,执念于人的困苦境遇,于生活最深处的悲辛与疼痛中,彰显人的不屈精神,这使得他的作品呈现出一种苍凉、悲悯的艺术气质和崇高、厚重的感觉。

他决定,带儿子去参加一场葬礼。带儿子去,让儿子见识一下葬礼的场面,理解人生的终极意义,也许是一种绝妙的教育方式。一个人的成长历程中,仅仅接受红色教育是不够的,很有必要让儿子受到黑色教育的熏陶。

哀乐低旋,殡仪馆笼罩在沉痛的气氛中。儿子和他一样,胸前佩戴着白花,神色忧郁地站在吊唁的人群中。

死者亲属悲伤欲绝。他的眼角也浸着泪。他指泪的时候,下意识地点了一眼儿子。儿子的表情,悲伤而又无奈,茫然而又冷酷。目送死者升入天堂,活着的人,内心的感受,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。

他和儿子默默无语地回了家。儿子要他讲述死者的故事。于是,他开始讲述。有某些完整的故事,也有某些故事的碎片。这一切,构织在一起,死者平凡而又真实的形象,立体地呈现在儿子的眼前。没错,死者是一个普通人,更是一个普通的善良的好人。好人也会死去。儿子若有所思地说。

这个冬天,有些怪,上帝不断地发



山水(国画)

吴守明

初中时,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一中,并光荣加入了共青团。到一中不但担任了班主席,而且还是全校的学生会主席。若不是文化大革命,他肯定能保送到名牌大学深造。只可惜,他却当了一辈子农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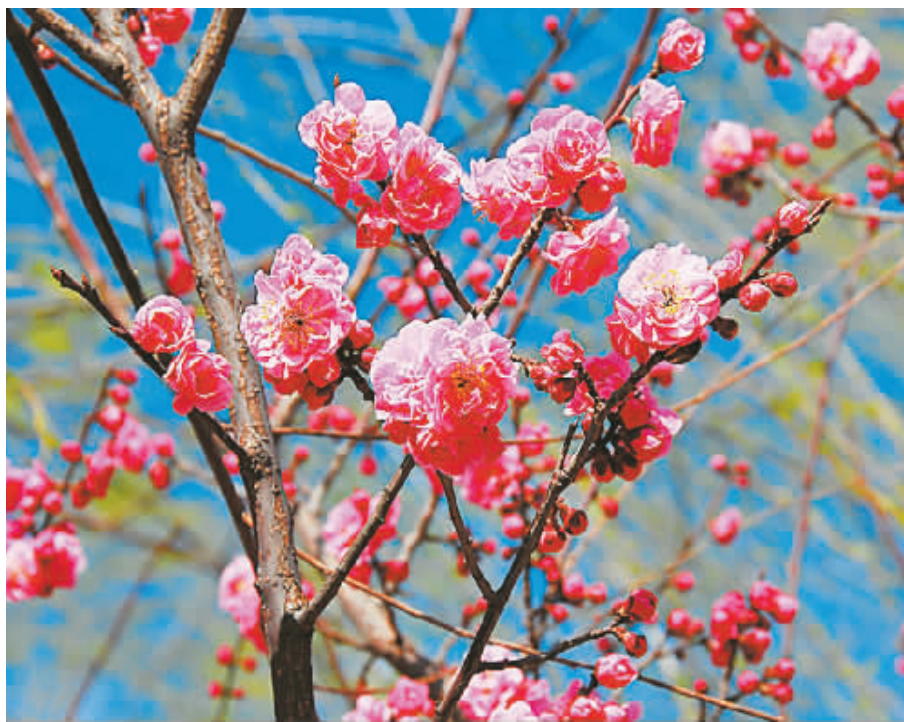
这些都是后话。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,三年困难时期刚过,农家生活仍是苦不堪言,一年里很少见到白面。而龙家却顿顿都是大花卷儿,饭桌上的几个菜,不但有豆腐和豆芽儿,还常有炒鸡蛋和肉

大家小品

龙铁匠

孙方友

走了。又因为龙林是独生子,龙师傅为丁了龙家早日有后,很早就给儿子找了媳妇结了婚。那时候,乡间的计划生育只是宣传并没动真格的,龙林夫妇一连生了三个大胖小子。龙家虽然发户了,可由于龙林提前结婚,虽然自身条件不错,但推荐上大学、当兵招工全没了他的份儿。到了1979年恢复高考时,连考大学的资格也没有了。这一下,他自己也死了上进的心,先在队上担任生产队长,后来又子承父业,在家门口开了个打铁铺,将龙家打铁铺撑



春上枝头(摄影)

库荷

小小说

黑色教育

秦德龙

出邀请,请走一些人,到天堂去作客。只要他与死者相识,就一定会带上儿子,出席死者的葬礼。

这一次,死者是一个老同学的父亲。他告诉儿子,当年,老同学是他最要好的朋友,而老同学极其父亲现在都有了显赫的社会地位。儿子眨了眨眼睛,淡淡地说:“那,葬礼一定很热闹喽。”

死者的葬礼十分隆重,殡仪馆的门前,停了几十辆轿车,放了上百个花圈,有数百人前来吊唁。

他的老同学,死者的儿子,牵着一个小女孩出现了,身后跟着一个年轻女人。他知道,小女孩,是老同学和年轻女人所生,年轻女人是老同学的新老婆。这种场合,小女孩作为死者的孙

女,来祭拜爷爷,是完全应该的。可是,老同学的一群家人却冲出了吊唁厅,不准这一对母女进入。他们又吵又闹,乱成了一锅粥。他们说,老爷爷就是被不孝的儿子气死的,不孝的儿子换了新老婆,败坏了门风。现在,又来瓜分家产……

他和儿子站在一旁,冷冷地观望着这场闹剧。更多的人,亦在冷眼旁观,摇头叹息。

原本隆重的葬礼,只得草草收场。儿子对这场葬礼的评述,显出了独到的见解:“生前有再多的财富,再显赫的地位,也未必就能换来儿女们真心的眼泪!”

他轻轻叹了口气:“是啊,葬礼是最能反映血肉亲情和人情世故的。看

一个人,通过参加他的葬礼,能看出个八九不离十!”

儿子又说:“葬礼是做给活人看的。来那么多轿车,送了那么多花圈,不都是冲你那老同学来的吗?你那老同学若是不当官,会来这么多人吗?花圈,不是送给死人的,是送给活人的!”

儿子的话,有些偏激了。他拦住儿子的话说:“死者的为人处世,成败得失,就看他的葬礼了。儿子,你爸我,也会有这一天。那时候,我闭上眼睛了,要好好地听听人们是怎么对我评价的,这就叫盖棺定论。”

儿子笑了笑,点了点头。这个冬天,他领着儿子,先后参加了十几场葬礼。十几个和他相识的人,被上帝请走了。每走一个人,他都要和儿子去殡仪馆参加葬礼。

后来的某一天,儿子对他说了,叫他不要再参加死者的葬礼了。儿子说,要接替他,代表他,去殡仪馆为死者送行。儿子说,不想让父亲因为参加葬礼而蒙上灰色的心情,毕竟,父亲老了。

他知道,儿子真正地成熟了,而自己的,确是变老了。

左仆射,主持制定典制,郑余庆启用韩愈等为其副手,经过努力,终于在元和十三年(818年)制定了完备的典章制度——《格后敕》三十卷。《格后敕》被后人称为“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”。不久,郑余庆被授予太子少师,加封为荥阳郡公兼国子监祭酒。

元和十五年(820年),宪宗驾崩。唐穆宗李恒继任后,郑余庆被任命为检校司徒。同年,郑余庆因病去世,享年75岁。作为唐代著名的宰相,郑余庆的传记在五代后晋刘昫著的《旧唐书》,以及宋代欧阳修、宋祁所著的《新唐书》中有记载。

郑余庆生前著作很多,后被收入《郑余庆集》等多部文集中,共五十卷。但大多佚失,现在仅存有文章4篇。此外郑余庆也曾创作诗多首,现在仅存有《全唐诗》中所收录的两首。分别为《和黄门相公还题石门洞》、《享太庙乐章》。其中《享太庙乐章》写道:“开邸除暴,时迈勋尊。三元告命,四极骏奔。金枝翠叶,辉煌瑶琨。象德亿载,贻庆汤孙。”为一首古风,此诗像丰富,文辞优美,堪称佳作。

郑邑旧事

大唐宰相郑余庆

郭玲莉

郑余庆(746-820年),字居业,唐代荥阳县(今河南郑州市)人。为唐代著名宰相、散文家。

少年时期的郑余庆善于做文,其书法亦道劲有力。因学业卓著,唐代宗李豫大历十二年,郑余庆考中进士,从而步入仕途生涯。郑余庆起初在山南西节度使严震的幕府任职。唐德宗贞元元年,郑余庆被召回京城长安,授户部郎中、翰林学士等职。不久又被任命为工部侍郎知吏部选,负责为朝廷选拔官员。同时代的著名文学家刘禹锡、韩愈、孟郊等都曾得到过郑余庆的赏识和提拔。

唐宪宗李纯元和元年(806年),宪宗封郑余庆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当时的主书滑涣和宦官刘光琦相互勾结,郑余庆因指责他们的不良行为被贬。后滑涣等奸臣贪赃营私丑闻事发。郑余庆作为功臣被任命为国子监祭酒兼吏部尚书。后任尚书

美国自建国以来没有因为任何一个总统的死使国家的性质改变、方向改变、法律改变,让人们的生活有巨大的影响,或让国内安定出现巨大的波动,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

为美国甚至连死亡这件事情都纳入了他们的制度管理。美国所有的总统宣誓就职以后很短的时间内,按照要求,他们必须写一个葬礼计划,对自己死了以后葬礼的安排写得

很详细,例如必须讲到要请谁来,葬礼的形式(甚至包括衣服颜色,事无巨细无所不包),还有预算,预算要细到哪一部分钱是自己出,哪一部分钱是要

求客人出。另外,《宪法》里面有明确的规定,总统突然在任期内去世了,副总统应该按照什么程序来继任;或者总统离任以后死了,应该按照什么样的形式来举办他的葬礼。这样就可以做到两点:第一,保证政权更替的连续性和稳定性,不会因为总统的死亡,使国家的体制和政权发生变化;第二,在葬礼上要体现美国精神,因为四十多个总统,如果每个总统都另

搞一套,那这个国家就乱了,国家的价值观就没办法维持。所以美国总统生前就制定葬礼计划,要经过审定,最后放在白宫,到他死的时候执行,保证美国精神是连续的、权力的继承是稳定的。

如肯尼迪总统1962年突然遇刺,在飞机上副总统约翰逊就马上接替就职,立即开始工作。里根也曾遭暗杀,国家也没有发生什么问

题,他们不会像阿拉法特那样,一旦人死了,密码都还在脑子里,然后被大家拿他的尸体来讨价还价,最后他生前的一切努力全都灰飞烟灭。

我认为,目前民营企业应该从下述几个方面做好安排,以应对自己可能的死亡:

一、使自己的公司高度制度化。公司要让制度来管人,让这些人来经营企业,这才可以保证一旦人不在的时候,你的事业还在,你的公司不会因为突变而结束。只有建立一个很好的制度,治理结构清楚,战略清晰,培养出好的团队,建立很好的价值观,并且把这些东西深深植入于公司,使公司真正拥有长期发展的制度力量,才是最聪明的创业者。

二、个人相关的事情,在活着的时候也要做好,以确保你的离开不会使公司受到撼动乃至崩溃,你周围的人也不会因为你的离开而惊慌,从而给生活带来巨大的混乱。比如一个创业者在公司一定要有一个继任计划,

在你活着的时候把这个继任的计划做好,明确谁接任,有没有一套游戏规则。有这个游戏规则事情就非常单,如果没有那就有可能搞起来而引发混乱局面,家族企业怎么继任,股份

公司,上市公司怎么继任等等都成了问题。三、应该立一个遗嘱,一旦去世,所有可能的问题,特别是财产分割的问题,要提前说清楚,避免引起身后的混乱和不必要的争执。比如香港那个“小甜甜”(龚如心)去世,她身后巨大的遗产有两千多亿,现在打得一锅粥,虽然她有遗嘱,但是她的遗嘱立了几次,又彼此老有矛盾,结果制造了一大堆的诉讼和麻烦。

四、应该做好对子女和身后财产的安排,包括财产的信托计划,对子女的教育和未来生活要有一个安排,使一切按照计划来,保证你的后代也有人照顾。

五、葬礼计划也应该提前制订好。让你的葬礼能够反映或折射出你活着时候的精神,而不是千篇一律的

葬礼,而使你的最后一步流于平庸鄙俗。人最不能管理的是葬礼,但是当活着的时候,我们应该把葬礼的事情先安排好,甚至现在就委托一家公司,到时候由这家公司来执行。美国有一个人为自己设计了很有创意的葬礼,他要求把他的骨灰放在礼花里,在他死了以后,举行一个盛大的派对,邀所有生前好友来看礼花,然后将

礼花射向天空。大家拿着香蕉,边玩边看礼花,他一生的乐观精神在最后一刻彻底绽放了。

所以民营企业领导应该深刻地理解死亡,不要回避这件事,在活着的时候,做好公司制度的继承安排,也做好个人身后事的安排。这样,任何时候,车祸、疾病什么的都不能使你的企业和家人受到不必要的困扰。

救援机制 民营企业如果面临死亡,在快死还有救的时候,怎样来救活它?濒死的企业有没有活着的希望?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。

据我了解,最近七八年来,工商联也好,社会上也好,都在关注如何拯救濒临死亡的民营企业,特别是在德隆出事以后,大家一直在讨论。政府要不要管?究竟应该用商业的办法来管,还是用行政的办法来管?

国企快死的时候政府都是要管的,比如债务免除、员工分流、买断工龄或者说政府注入资本金,总之之政府是管的。

连载

四年前,就是这个叫艾非的男人,掠夺了她全部的爱,掠夺了她整个身心,而她却天真地以为可以和他厮守到老,以为他可以为她舍去一切,可他却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

店员敲门进来:“经理,那天那个云姨又来了。”

一阵凌乱的脚步声后,紫烟看见云姨花白的发丝蓬乱着,眼眶浮肿,像刚哭过。

紫烟起身扶云姨坐下。“云姨,你还在生我的气吗?”云姨无奈地叹气:“做娘的怎么会生女儿的气呢,这几天我也想通了,你不认我自有的道理,当初都怪你那个好赌的爹多,欠了别人一屁股债,逼着你嫁人,你爹把我许给了邻村一个瞎棍,当时我死活不同意,可你爹就是看上人家给的彩礼多。”

紫烟听了很意外:“二丫儿嫁过人?”

“你怎么忘了,你就不嫁,你爹愣是关了你三天,不给吃喝。谁让咱穷呢?后来你可怜你爹,也就依了你爹。谁知道嫁过去没过一天好日子,你那个挨千刀的丈夫‘二流子’,输了钱,就拿你出气,把你打得不成人样。你现

在不认娘,娘不怪你,怪只能怪你那个死爹。今天我就是来道个别,我想回去了。”云姨眼里淌出两行浑浊的泪水。

紫烟的鼻子一酸,心在动摇,要不要认下这个让人心怜的阿姨。

“为了找二丫儿,你一定吃了不少苦吧?”

“我来这儿已经大半年了,晚上睡在火车站,白天就到邮局等你。邮局说,寄钱的地址是假的,我就天天守在你寄钱的那个邮局。那天你正好路过邮局,我一眼就认出了你。”

“这么多年都过去了,怎么现在才想起找二丫儿呢?”

“你不知道,自从你杀了你那个恶棍丈夫逃跑后……”

紫烟吃惊地截住云姨的话,云姨继续说:“婆家把你哥活活打死了,去年死了。临死前,让我一定要找到你,让我告诉你别恨他。你爹在床上瘫的这几年天天都念叨你,每次你寄钱回来,他拿着汇款单摸了又摸,说那是你摸过的东西,稀罕。”

说着云姨从随身带的包裹取出一张照片。

丫儿梳着两条油黑的大辫子,那模样和自己很相像。“好了,该说的都说了,该给你留的也留下了,我也该走了。二丫儿,如果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娘,等我死了,记得每年给咱家坟上烧点纸钱,娘也算是没白养你一场……”云姨瞥了一眼紫烟,身体趑趄了一下,向门外走去。

紫烟哽咽了,追过去:“妈,我是二丫儿,我认你。”

云姨慢慢地转过身:“我的丫儿,你终于肯认娘了。”

第四章 心在飞翔 寄北一把将兴致勃勃的珍珠拉出“西部放歌”的酒馆。

“这是‘人妖’,后面还有精彩的呢。”珍珠跟在寄北后面嚷着。

寄北甩开珍珠的手臂,指着珍珠的鼻子说:“你不是常来这个地方?”

“我也是偶尔来一次,其实我只是想让你放松一下。”

寄北盯着珍珠:“什么地方不能放松,偏到这种地方。”

“你也觉得很没用,是吗?你什么时候也像关心紫烟一样关心一下我。”珍珠的泪无声地流下来。

寄北停下步子,递过餐巾纸:“我没有别的意思,你和紫烟一样关心,只是紫烟比你承受苦难更多一些。珍珠,你很可能爱我,我明白你的心,可紫烟更需要帮助,我想你能理解。”

“这个我理解,我也想帮她。前一段紫烟还找我,问我又想起什么。”珍珠止住了泪水,跟着寄北慢慢地走。

“你……想起来了?”

“没有,前几天做理疗,迷迷糊糊的好像是想起什么,好像我在加油站,一个穿黑衣、戴黑墨镜的男人,走到我跟前把一盒磁带和几张照片交给我,还对我说了什么。”珍珠冥思苦想地皱着眉。

“那盒磁带还在吗?听听也许能找到答案呀。”

“磁带当时泡在雨水里,什么也放不出来。”珍珠目光茫然地盯着寄北。

寄北没有再说话,几天前紫烟在电话里告诉他,云姨身世很苦,她决定认下云姨。他心里更加沉重,无端又让紫烟承担责任,这全是自己作的孽。紫烟的心一直还在那个叫艾非的身上。还有一个珍珠依然天真得像个孩子,事事都要引导。



斑马线

郑亚男 著